

42
36
12

準
貴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

道學崇黜

高宗紹興元年秋七月丁亥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白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然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六年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請禁程氏學從之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復尊尚程頤之學至是公輔



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者非也誠恐士習從此大壞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七年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安國聞陳公輔請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學使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

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勤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頤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茂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願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安國遂辭召命
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

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
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游言浮詞相尚士之信
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雜學飾怪驚愚士
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
士風從之

十年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先是朱熹為浙東提
刑行部至台州知州事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劾治之仲
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為姻家淮由此怨熹欲沮之風吏
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臣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
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為御史賈
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未嘗

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
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
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
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
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
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
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毋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
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
裏一出于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
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
尤袤以程氏之學為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

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
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
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
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
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懷
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直爲相亂
爾

十五年六月除朱熹爲兵部郎官先是熹以周必大薦爲
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
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
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

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獎論甚渥
遂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
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
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爲
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
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
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賄徒迭爲游說政府許
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
累日不肯供職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
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
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

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太常博士葉
適上疏口考栗効喜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
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
獨於喜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
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初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
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
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已愆相與指
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怵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
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宦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粟
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
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

害第恐自此游詞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
望陛下正純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
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書力辭不
赴光宗紹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
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
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
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
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
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士
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
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

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言公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未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安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

有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真僞從之先是上在嘉州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尚表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裳以朱熹對直講彭龜年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及上卽位宰相趙汝愚首薦熹遂自潭州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在道聞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言幸門一開其弊將不可復塞及至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上亦稍稍嘉納焉熹復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

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
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時韓侂胄方用事
熹意蓋指侂胄也侂胄由此大恨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
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遂出內批罷熹經
筵除宮觀熹去侂胄益無忌憚矣其黨復爲言凡相與異
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
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由是有僞學之目善
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
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
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
不深知其妄竊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正

詔下其章於是博士孫元卿袁燾國子王陳武皆罷司

汪逵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秋七月御

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
石之學皆有尙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
以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勵天下使天下皆
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
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
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
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勵無敢
飾詐以求售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于
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真僞被遷左司員

外郎又有張貫模者指諭太極圖亦被賞擢何澹復上疏
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自發以招報
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奏言
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
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
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淮西總領張
滄上言適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
慮不敢爲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
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滄尙書左
司郎官 八月申嚴道學之禁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

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帝頗知其非
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
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
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
恐悞陛下之用人且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言則徒
有噬臍之悔願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綱紀尙
在不致放肆從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太
嘗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
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
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
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

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
以為戒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大理司直邵衷然
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
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
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原遂有詔監司帥守
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
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
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
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
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
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子弟諸生更迭進

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史之過遷之同
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克秘閣修撰
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洵洵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
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士惟脫粟飯遇
紘不能與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斗酒山中未
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
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嘗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
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
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剽
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黃鼓後進張
浮駕謔

形匿迹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為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偽學謝深言抵其書于地獲免三年十一月知綿州王汝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原更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聞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呂正周必大王蘭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璿沈有開魯三聘游仲鴻吳獮李祥楊備趙汝譚趙汝談陳峴范

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鞅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湯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五月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徼幸之徒倡為道學之名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帝從之為下

詔戒飭

六年三月朱熹卒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乞下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二年二月弛僞學黨禁時韓侂胄已厭前事張孝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侂胄然之故有此令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言孔孟既沒正學不明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

能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於本朝河雒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益精語益詳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眾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為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

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厲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爲國家用臣聞紹興中從臣胡

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闕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缺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九年春正月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
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
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
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風春秋奉嘗有永
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卽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
惇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
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未離泮渙莫適其
歸醇質者滯於咕嗶訓詁儻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
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尙誣民惑世至於淪
浹肌髓不可救藥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廣
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卽斯人日用嘗行之際示學者窮理

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
知世之所謂學非滯其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
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
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
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
關誠爲不小臣愚欲望聖慈先將惇頤特賜美謚其於表
章風厲蓋非小補詔下太常定議

十三年追謚周惇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從魏了翁
任希夷之請也

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
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

刑深用嘆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三月朱熹子
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
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紹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克例也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
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
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
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
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
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請天
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

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惇頤爲汝南伯張載邵伯程

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

堂命祭酒曹夬講禮記大學篇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

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

規賜焉 按宋世道學之傳自周惇頤始敦頤授之程顥

及其弟頤而其學始盛同時張載邵雍與顥兄弟實相師

友雖立言各成一家至澤於仁義道德不求同而自不能異

程氏之門人則謝良佐游酢楊時尹焞最著時傳之羅從彥

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受學於侗熹出而程氏所傳之學始

發明無遺蘊其與熹同時而志同道合者爲張栻呂祖謙

持論異者爲陸九齡兄弟今自惇頤而下畧採師友淵源

所自以見一代道脉之大較云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煢癯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爲人事窘束世故拘牽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直

三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程顥程頤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

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惇頤惇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
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學
者稱爲濂溪先生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資稟既異而
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
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極其德美非形容所可及自十五六
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
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
後得之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
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
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
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
固滯則必入於此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
後可以入道其卒也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
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道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
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
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
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
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

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頤字正叔自幼非禮不動其爲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嘗作顏子好學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繫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一僻徇其性而亡

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方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

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天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者也今謂可學而至豈有預乎自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

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矣願所著惟易傳爲成書尹焞謂願踐履自易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其自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慮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識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子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堙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考卦可以知變象

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游酢楊時從願學一日願坐而瞑目久之覺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出門外雪深尺餘其師道尊嚴如此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告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學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也又

訪之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熙寧中被召以事辭歸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于程顥顥答書曰承論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

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嘗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
聖人之嘗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
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
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
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
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
炤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炤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
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
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

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
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
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
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
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
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載得之大悅載所著有西銘正
蒙而西銘最爲一時儒者所服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子
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
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
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
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

而無告者也予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
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
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
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
將以後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
吾寧也楊時嘗問程頤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
至於兼愛頤答曰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
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
氏則二本而無分二本之弊私間而失仁無分之弊兼愛

而無義分立則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
迷兼愛以至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欲
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邵雍字
堯夫范陽人雍少篤學望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臥不就
枕席者數年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
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直故其求之至
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通而
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
學純一而不襍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
其自得深矣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嘆曰堯
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自著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于冀

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
十去其二三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
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
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
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
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
人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
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
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
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
是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無名者

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
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
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
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
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
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
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初見程顥受學其篤後又事程頤
頤嘗指良佐謂朱公掞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或問良
佐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若不用
則何止問子莫不用否曰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語

被伊川一語壞却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發得大早再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是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語轉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語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善鍛鍊人既說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初以文學知名於時程願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程顯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酢職學事酢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居仁嘗以書問之荅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

者迹也然迹安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辦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尹焞字彥明雒陽人從程頤學頤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焞獨能力行之嘗言伊川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曰往候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堵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可輕說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初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學卽往從之程顥見時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時歸閒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

務極其趣涵畜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學者稱爲龜山先生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日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旣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從彥嘗與人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徒以經術古文相尙而失周孔之心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均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其議論醇

正類此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初受學於羅從彥從彥令

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云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朱熹字元晦新安人父松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三人者善松疾革命熹父事此三人且稟學焉子翬嘗告熹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旣而熹復受學於李侗亦父友也熹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者從事釋者之說皆非侗與人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旣

論難見儒者路麻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
有如此者且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
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
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
卽非矣熹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於義理無所不究極而其
綱領樞要則在中庸未發一語先後與張栻論之最詳其
言曰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
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
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
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
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

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
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
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
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
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
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
是敬也又嘗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
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
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
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
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嘗感感而

嘗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真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中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門人黃幹狀熹行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在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

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張栻字敬夫廣漢人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從胡宏仁仲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孔門論人親切之指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以書質之宏宏喜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朱熹每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

生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汪應辰林之奇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雒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渙然永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祖謙嘗與朱熹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原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又與張栻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欠却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欠却操存澄定之力積畜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其自克治如此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陸九淵字子靜金

谿人少有異稟三四歲時侍父贊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嘗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已分內事卽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初九淵之兄九韶嘗有書與朱熹論太極圖說非正曲如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熹答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

太極只是有理九韶不以爲然詆濂溪不已九淵乃復與
熹書爲申其辨略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足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
者中也言無極則是名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大極之
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答曰大傳既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
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
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
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
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
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

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道貫全體無乎不在則
又初無聲臭形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談無極之不然則是
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
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
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
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九淵終不以熹
言爲是再書辨之詞加憤厲熹答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
和氣反覆精詳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
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怒不平之氣則豈
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我曰斯道而月斯征各尊
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期於必同也熹又嘗言子靜兄弟

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實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涵泳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

與日之數二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於方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代見朧朋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

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六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
爲分太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
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
之數安得無差乎其竄道州也郡縣逮捕甚急元定色不
爲動與季子沉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
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
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衆謂宜緩
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逆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
脚爲流血無幾微見于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
士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
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
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余勿以吾得罪故
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寧宗
廟儀陵議附

孝宗淳熙十四年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 冬十月辛未
帝罷朝待疾赦 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詔太上皇
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擗踊謂宰臣王淮等曰晉孝武魏
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
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
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是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辛巳
詔曰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
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衰典禮定大行皇帝廟

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袁率禮官顏師魯等
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
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
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
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
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袁平相繼其稱無嫌太
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
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
臣集議袁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
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
商高宗實爲有證遂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

不許戊子帝衰經御素輦還內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

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

因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

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

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

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

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耐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

下令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禪

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耐廟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凡筵行禮三月庚子

上大行太上皇諡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用翰

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廟
庭秘書少監楊萬里以趙浚有社稷功請用浚配享不聽
丙寅權攢高宗於永思陵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
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耐
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
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候過耐廟勉從所請之
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
勿復有請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帝自高
宗崩卽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祀宗廟而孟
亨多以病分請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

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
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爲首相 乙巳皇太
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爲重華宮 二月壬戌下詔傳
位於皇太子太子卽位帝素服退居於重華宮辛未尊帝
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聖壽皇太后大
赦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
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
受拜曰此女當毋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性悍
妬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
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今以皇太后爲法
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

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二年十一月辛未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
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二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
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
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
李后覘藥實有心啣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
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安親生也何爲不可壽
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
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觀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
遣人送食合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責貴妃有

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至郊
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
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
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益深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辛巳帝疾稍
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濤爲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
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
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
號泣而諫者帝爲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旣而不果行都
人始以爲憂 夏四月戊午帝始朝重華宮 五月帝有
疾不視朝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帥百官詣重

華宮稱賀兵部尙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復上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中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謀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

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謀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灑然宗社有不不亦幸歟龜年又以書詣趙汝愚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悟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是月皇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八人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辛巳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

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而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位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上得之大喜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爲第一 秋七月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九月庚午重陽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時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變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趨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帝踞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

宋史紀事本末

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
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
容時李后寢與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言人主
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
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
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壯公也帝悚然趙汝
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遠也上怒思出
知紹興府 冬十月工部尙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
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
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
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整善黃裳請誅內侍

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
車駕不過宮門安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
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
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
言豈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
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 十一月趙彥逾復力請帝
朝重華宮帝始往朝尙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
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
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使復近習小人增損語
言以生疑惑不聽 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 夏四
月壽皇疾浸葦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

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止緣初郊違豫壽自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朕心未嘗不思壽皇數日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遽疏請對不報屬帝親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頰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

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不報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勅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痛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入對帝令知閣

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至浙江亭待罪
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
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
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
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
引辛毘事以謝且曰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
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
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訃於宰
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
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

太宗正丞李大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
奠當引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
成人有見死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
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爲制服
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
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
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壽聖太后垂
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
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僚恭請若皇帝不出百
官相與痛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
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

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卽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隙可乘然易表爲書正敵國體減去歲弊以定隣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平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爲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卻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己巳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丁

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典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月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厯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伴仆於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 甲子太皇太后詔嘉

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時留
 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
 所出徐誼以書誚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
 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
 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
 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閣門事韓侂胄琦五世孫憲聖女
 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
 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太后侂胄因所善內
 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退
 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
 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

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
 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
 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
 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
 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太后因問侂胄安在
 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
 侂胄且云來早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
 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騃余端禮亟命殿帥郭
 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閣禮使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
 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正不可不
 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

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

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

家

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禹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子即位乃得寶出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力也 乙亥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奪舜卿官億年常州居住源撫州居住 冬十月庚寅更號泰安宮為壽康宮 閏月庚申詔議祀廟特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

之制孫逢吉曹三復皆請併祧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至是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待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為為藏之夾室則是以子孫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擬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先是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詔集議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寧宗慶元六年六月乙酉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慈懿

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擬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先是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詔集議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寧宗慶元六年六月乙酉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慈懿

八月辛卯太上皇帝崩廟號光宗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屏驕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妬悍闈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韓侂胄專政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即位 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己巳以趙汝愚兼權叅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倖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己亥復召留正赴都堂治事趙汝愚乞免兼叅知政事乃拜左丞相汝愚等三同姓之繼也

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為武

寧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壬午以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豈可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缺望與知閣劉弼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八月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

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山陵不合侂胄因問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一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憤羅點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九月壬申以京鏜僉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日助鏜時已變素守羣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攽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奪大功君豈惟不得

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踈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未幾復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
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
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講官朱熹
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
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
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
非盛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
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
奏此豈可久之道皆不報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
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選二官侂胄意不滿力辭乃止
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然結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
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勿言官皆
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托聲勢
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托以肺腑
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
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
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騏進曰以閣
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都侂胄進一官
與在京官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
下眷禮舊僚一朝龍飛延閣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
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

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遠則復侍左右留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鑰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既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已巳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負好官固也元樞亦必爲好人耶故罷之

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爲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

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
奉祠思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
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
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
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天地
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
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
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
君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
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統常典
使精忠直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爲

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
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
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 夏四
月丁巳大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冑怒曰
呂寺丞乃與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
用忠良然會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
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
共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
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
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
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

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
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
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
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
瞽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
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漫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
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
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
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
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
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寥寥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

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
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實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
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
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卽死陛下有殺諫臣名臣竊惜
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尋改
吉州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
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
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當鑑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
祐以來邪正交攻平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
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
以爲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

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安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大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即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易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留之不聽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知臨安

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驛知泉州時天下

宏中等為六君子 秋七月癸酉加韓侂胄保寧節度

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謫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二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卒於衡州初汝愚之貶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行至衡州

病作衛守錢整承侂胄風旨窘屢備至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寬之計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墓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 秋七月量徙流人呂祖儉等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四年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諱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運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立以有是命侂胄

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閣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闕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書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是月以趙師範為工部侍郎師範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範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眾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韓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範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大吹鷄鳴耳俄聞犬吠聲最薄視之乃師範也侂胄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宿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草博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非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以此心以諸公先迫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鏗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最錄黃藏之事遂格張奎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二官而擢璉進義我副尉

六年秋七月以陳自强簽書樞密院事自强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强升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蹶躅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

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目強何人也徒以韓侂胄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

御史施康年以為必大嘗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為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偽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閣自薦以覬召用林采言偽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貶必大一官為少保降詔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令縱坏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遂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嘉泰元年八月以張巖叅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

松皆附韓侂胄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快快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胄爲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爲皇后自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加韓侂胄太師封平

原郡王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繆爲辭謝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侂胄欲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待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薰灼

三年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爲宰執不與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撻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

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闕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主恩父蘇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胄姦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時侂胄專政既久黨與徧內外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

鑿山爲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流涕顏械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且奭不足以擬其勲余喜請加九錫趙師宰乞置平原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伏誅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北伐更盟

寧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爲北鄙韃靼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

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
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旣而安豐守
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
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
喜會鄧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
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之用師之意益決矣
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爲鄂王飛先已賜諡武穆至是韓
侂胄欲風勵諸將故追封之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啓
邊蠻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
岳大理編管建寧五月金玉環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

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

盟完顏

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
者哉乃命平章僕散揆會兵於汴以備之六月詔內外

諸軍密爲行軍之計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

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臣生事已行敗

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

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亂言於揆曰宋之增

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龍言不敢去備且兵皆白

丁自裹糧糈窮蹙饑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

金主環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環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

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丁亥

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侄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司而兩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含容恐侄宋皇帝或不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以丘富爲江淮宣撫使富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富富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仇雠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

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富且撫江淮富手書另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學多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且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謚繆醜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撲散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

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陳孝慶復虹縣 丁亥韓侂
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頴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
璧草詔下伐金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
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股生靈之資
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人塞而公
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鷲泊行李之繼遣復媿詞之見
加舍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
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
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葉適論對嘗言甘弱
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聞而喜之以爲直學
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璧云

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
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
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
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六月甲寅鄧友龍
罷以丘密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
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
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
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債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
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
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
首尾中斷陸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

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俾於鎮江 秋七月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爲蘇師且所誤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且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且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且籍其家尋除名韶州安置 八月丙子金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穎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州完顏隣兵五千出來遠 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一月甲申以兵密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

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金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卽遣輿屯驤場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陂以備之揆乃遣蹇不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穎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

大震 十二月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於金 時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靚者自謂琦王世孫揆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墳墓宗族皆不可保故不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密使人護送元歸俾扣其實元靚既回密得金行省文字以聞於朝歸 曹友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餉 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陳壁充小使持書云 疾願講和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豈可密復遣一文往言用兵乃蘇師

且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者且言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且等豈肯擅專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嘗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

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
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
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三年春正月丁丑丘
密罷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
書金帥以成和議且言金人旣指韓侂胄爲首謀若移書
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密 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
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
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
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是月金僕散揆卒於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
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 夏四月以方信孺爲國信

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
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聞變自
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
巖書以行 九月貶方信孺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
仁止之於獄露刃環守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
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
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
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
遣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
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
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

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
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專目以示之
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
隕首而已會蜀中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
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卽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
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
添歲幣五萬匹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
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
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師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
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
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虜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卽和

然已有成說及既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栻
薦乃命栻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栻王倫之孫也 辛卯
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怒金人欲罪
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巖巖開
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寸功 十一
月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奏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
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
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
侂胄因使皇子榮王儼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
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次山
擇羣臣可任者與其圖之帝始諾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

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卽呵止之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旣乃知之遂下詔暴揚侂胄罪惡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揚后及后兄次山帝初無意也侂胄旣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卽上馬去丁丑貶自強永州居住已卯斬蘇師旦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韓侂胄於兩淮不報 三月癸酉復秦檜王爵贈謚

已丑王柙自金軍還初柙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侄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候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柙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諭以誅韓侂胄事柙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柙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柙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爾匡曰南朝欲去此人可乎柙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柙還索侂胄首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尙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蘇師旦首付王柙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六月王柙以韓侂胄

蘇師旦首至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
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
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
遣使來歸六散關及濠州 八月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
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
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緡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邊
用每於此取之 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宇來詔以金
國和議成諭天下

吳曦之叛

光宗紹熙三年夏四月以丘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
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

邊二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
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
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四年五月利川安撫使吳挺卒丘密使總領財賦楊輔權
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知樞密院趙汝愚亦言
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宜別置帥遂以興州都統制
代挺以挺子曦帶御器械

寧宗嘉泰元年秋七月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曦時爲殿
前副都指揮使鬱鬱不得志乃以賄賂宰輔規求還蜀陳
自強爲言於韓侂胄侂胄許之遂有是命曦至興州因譖
副統制王大節罷其官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開禧二年三月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松旣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爲松言曦必誤國松亦不省夏四月丁丑吳曦叛曦旣得志與其從弟晈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十二月吳曦旣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

乃遣兵度秦隴與金人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聞曦叛求封大喜與曦詔曰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旣萌進退維谷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朝見忌遂被誅夷之慘可不畏哉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決今大軍臨江若能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師東下無西顧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碓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爲水碓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心喜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將蒲察貞破和尙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

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保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時興州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撒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逸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且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且索曦告身為信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揚駭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猶未知吳曦之叛遣人求援於曦曦給言當得三千騎往

也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急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勾驢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覬松望見大恐疑為劔亟逃奔使者追予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三年春正月辛卯吳曦自稱蜀三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卽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於金分其所部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祚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

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盃爲琰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吳玘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 二月己未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人安世通獻書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

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劔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洒缸飯囊不明大義尙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士大夫尙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

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

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王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王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首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大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戶內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亟呼王換谷

其腰曩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宜詔軍民拜舞聲動
天地持曩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曩黨殺之衆推丙
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曩所以反及矯制
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曩首及違制法物與
曩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曩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米虎
高瑛奉冊於曩未至而曩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曩反大
懼與曩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
紹節云安丙似非附逆者或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
丙云若能圖曩報國以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
誅曩布露已聞朝廷大喜曩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
三日詔誅曩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曩父挺官爵遷曩祖裔

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曩未叛時嘗欲獵
塞上一日夜歸茄鼓競奏犴載雜襲曩方垂鞭四視時盛
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
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
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妄
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矣 三月丁
丑斬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爲四
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爲宣諭使 壬寅連敗程松澧
州安置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曩死賊破膽矣關外
西和成階鳳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
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

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眾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丙素惡忠銳檄其還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偕朱邦寧以朽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表聞於朝

丁卯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

輔知建康 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吳曦故將王

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

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

莫不寃之號痛如私親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

都統制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

而死 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

義為首倡功最大既安丙以討賊事聞於朝詐言以巨源

好義為首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詔書至沔州巨源曰詔

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

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為啟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

城深莫魯仲連之高節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

風旣又勲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王喜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樞密使與元都統制彭輅械巨源收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拔刀取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殛聞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劔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吊其詞尤悲切丙以人情洵洵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

蒙古侵金

寧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蒙古奇握溫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曰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炤其復又生三子孛端義兒其季也

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於鞬韃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封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于帖麥掠

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沈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
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
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
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幹難河之源卽位建九旂曰
諸王羣臣其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先是紹興中金人屢
擊蒙古不能克遂與之和金主嘗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
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
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鐵木真既卽位遂發兵復征
乃蠻滅之執杯祿可汗以歸

嘉定元年冬蒙古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幹亦剌等部遇
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

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

二年二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卽唐之高昌也

五月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
益衰

三年十二月蒙古侵金先是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
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爲誰曰衛王也蒙
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
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怒欲俟
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
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

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
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
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借馬力也非圖我
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
歲不休遂破大水磔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遣西
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
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
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 八月金獨
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
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
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

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
朮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
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
寧東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黃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
于蒙古 閏九月蒙古主旣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
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
十萬駐野孤嶺以備胡沙率重兵爲後繼或謂九斤曰蒙
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
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萬全蒙古主
曰之進兵于獲兒觜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
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

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遂入宣平蒙古兵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朮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十一月金徒單鑑初爲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

之徵拜右丞相鑑上言曰自國家與鞏韃交兵以來彼聚

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

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

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鏜曰如此是自感境土也

金主從鏜謀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

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

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

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

我見丞相耻哉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

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輿從行人入紫荆

關殺來木令至中都金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胡沙虎益

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合屯媯川胡沙虎不悅

五年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尙書省曰權輿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閏建春萬寧宮俱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罪罷歸田里 蒙古主旣克宣平遂攻德興府次靖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迺齊魯亦剌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主遂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六年五月金主元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 八月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鑑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人討分其軍爲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道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薩剌至此關已絕戰矣旣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

各官事本末 卷之六

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尙宮左夫人鄭氏掌璽璽拒
 之曰璽天子所用胡虎沙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子
 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
 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過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璽奪
 璽即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
 復遣人奪取璽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鑑時
 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
 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者鑑乃還第
 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鑑人望乃詣訪之鑑從容謂
 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
 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息中弑金主於邸時

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緬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
 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
 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子守忠為太子追
 廢允濟為東海郡侯後遣復衛王謚曰紹 蒙古兵至懷
 來金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
 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
 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眾趨紫金關敗金兵于五回嶺
 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
 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
 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
 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

能出期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
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
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
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爲胡沙虎
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
後垣欲走衣縫墜而傷肱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
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
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時蒙古本華黎統兵侵
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
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
涿州軍門降本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

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蒙古主留法台及哈

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 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

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木剌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爲右軍循

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邦 磁相銜輝懷孟諸郡徑抵黃

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

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漢清

滄景獻河間瀘秉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

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

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

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

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

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七年三月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北河東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故主允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

馬三千與之夏四月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

庸闕金主以蒙古旣和大赦其國內五月金主珣以國

威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左丞相徒單

鑑諫曰鑿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

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

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遂

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相撚盡忠奉太子守

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

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

金主至良鄉命扈衛亂軍元給鎧馬乘復還官亂軍怨之

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咎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爲

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答擊敗之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答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平草木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晉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九月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二千高御禦於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王等殺銀青推寅答虎爲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答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答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完權兵馬帥府事於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於蒙古

八年二月金中都破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撻盡忠又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檄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李木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以蒙古遇於霸州北大敗盡矣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

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受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謾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聞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云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而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寶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盡忠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

金好之絕

寧宗嘉定四年六月遣金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冬十月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七年三月金主詢遣使來督歲幣 五月金主珣遷都于
汴遣使來告 秋七月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
幣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
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
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致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
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
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
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
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
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戍
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爲福以
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緡飾行人之王與女真常存
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
不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
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
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
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八月癸卯
金國復來督歲幣

八年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且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太
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真德秀復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
日蹙韃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
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

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
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巳巳而犯中原卽於是
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
宣爲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
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旣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
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
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
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崇寧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
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爲上心奢靡盡國用土木之
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天下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
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

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
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散者不誅而招以金帛
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
其失二也政宣之失災異數見火星如月徐徐南行日照
無先洶洶欲動赤氛犯斗水冑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
方且以怪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
也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
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
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冒言宦寺窟斥徧州於是布衣
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恤人言其失四也
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

代鴻碩之材不以奸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
異論逐排沮挫摑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
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王人變夷率服政宣之
世京輔繼尸宰柄下攸濫厠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
非歌頌書生卽膏梁子弟非奴事閹尹卽翼附權臣更引
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顛爲蒙蔽以
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
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
女真剋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
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
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息王黼
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聚爲盜賊雖微夷狄亦
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
者以一事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
實行遠之君臣相顧縮矣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旣興
逐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
稟畏庸懦不武敵帥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
譚稹其爲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是
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葺爾之鄭崎嶇
強國問區區一壞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

於小邦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辱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隣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絕遠國交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之臣庸忝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與以奔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貨糧一事方耐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

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厭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鼓結余覩爲造孽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嘗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謏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譎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鞬鞞之在

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以祖述
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
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
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
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素
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
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
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五胡以偷旦夕之安
及苻堅旣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
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楊豫羣盜人皆服從臣恐
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
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
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
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爲獻
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
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
後人今天志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
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
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啟
釁也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
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
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

十年二月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為用兵之端也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木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申澠鎮執權場官盛元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隣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珣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

歛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五月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扈再與陳祥齡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伴御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右左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

血肉枕籍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

六月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畧曰朕勵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讐耻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嘗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詔諭中原官吏軍民 十二月金完顏贊以步騎萬人犯四川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

十一年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復攻皂郊死者五萬人 戊辰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新之軍民咸果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牒簡閱軍士完顏贊不聽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 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 周城閉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緝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門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帥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

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眾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伸印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十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興化都統吳政拒卻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遁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

十一年春正月辛卯金復寇西和州守將趙彥呐設伏待之殲其眾乃還

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

二月癸卯金人乘勝攻武林關都統李貴遁還

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趙希旨棄城走

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

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遣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 金完顏訛可復大舉圍襄陽壅其外繞以上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

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為後殿

閏三月癸亥金人圍安豐軍及徐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巴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碛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元葛平楊德廣趙源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統石烈牙吾答駙馬河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夜

解諸州之圍而去金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河海所獲者涉請於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河海實不死也

秋七月孟宗政扈再與合擊金人于棗陽時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澗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蒭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劫戰棚防城損穿窬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鞞以薰之金人窒以濕

擅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
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
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擅衫鐵面而前又濕擅濡
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春
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
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
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
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寇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
之城南宗政自城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
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道獲其貲
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

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
發廩贍之給田廩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
鄧開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冬十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
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
三道伐金戒之日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
空其貲糧而已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
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州拒退之孟宗政復
敗金人于湖陽

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

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了炳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爲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人不能出兵夏人怨之和好遂絕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寧子寧帥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峇昌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質俊李實發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於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己巳會夏人于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若退師

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其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羗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安丙命信斬王仕信于西和罷張威官

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士申金人圍黃州又遣將圍漢陽軍

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金人圍黃州急詔馮榘援斬黃榘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興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沉於江而死金人復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自殺家屬皆赴水死
癸丑金兵退扈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

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北去李全遣兵邀擊又大敗之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

十五年夏四月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
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僉書樞密院
事時全副之由賴壽進渡淮敗官軍於高塘市文固始縣
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旣而獲生口言時全之侄青受宋詔
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還距淮二十里諸軍
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
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
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
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

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
數全罪而誅之

十七年三月金主遣尙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旣而
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
侵

李全之亂

寧宗嘉定四年十一月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楊
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
安兒金泰和中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
捕之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友
蒙古兵薄中都金人招鐵元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

打爲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鷄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輯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七年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盜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成其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爲盜寇掠州郡皆衣紅納襖以相識時目爲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田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八年二月金僕散安貞敗揚安兒於益都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兒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國等將花帽軍討敗之

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走峒嶠山舟人曲斌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姣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尙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爲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稱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十年秋七月知楚州應純之以山東羣盜來歸置忠義軍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馳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揚安兒之未敗有意歸

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網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負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爲機察論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兵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瀕歲小穰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十一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

五月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國安用來降詔以國用同知孟州事

十二年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率所部五千併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

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卽遣傅翼論石珪楊德廣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次者二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嘗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淮爲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是月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爲治中兗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失衆心林率其黨

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迎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旣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棗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二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十二月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水合請於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

水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十三年六月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初季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吳覲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於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耻之謀分珪軍為六請於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

漣水忠義軍鈐轄

八月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於清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起拱以朝命諭京東過清崖實因求內附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季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全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砦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

遇金將幹不答盛兵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攜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其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冬十月金以時青爲濟州宣撫使初青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爲濟州義軍高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南衆數萬至是金帥府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嘗襲取盱眙盳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有是命未幾青復自金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十二月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

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於邳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於淮安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於蒙古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全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全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

十一月京都安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六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

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猶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等何耶待與都統提軍取若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降於蒙古將木華黎福狼狽走歸楚州林猶賒買涉善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十五年三月李全復泗州

夏四月知濟南府神贊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十二月以李全爲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級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爵則得至於不可勸耶

十六年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過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以忠義爲合尺籍齒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

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八月李全攻邳州下克復還青州

十二月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初國爲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奸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警也遂易國文階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乃註釋國疏以言全不樂

理宗寶慶元年二月楚州軍作亂初許國至鉅季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

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罰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眾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禮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按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賈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朝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幕貌喏慶福亦怒

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服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二萬大圍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內自爲備後全遣慶福還道爲亂適湖州藩王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蓄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主潛約盱眙四將爲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卽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福及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

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被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宮寺兩司積蓄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紳入城犒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繼於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舍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爲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自青州還楚倖責慶壽不能彈壓致忠義之聞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楊州趙范得制置印於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思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五月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感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

毋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自一人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莫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臥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旣責范以爲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

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梟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多而無所忌然則殺大同無益於弭盜也欲望務憐別與間慢差遣彌遠不聽

六月彭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眾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

秋七月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望義斌

分嚴實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與孛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死天澤以銳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

二年六月蒙古圍李全於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錢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援糧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也全亦死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問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千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九月徐晞稷罷以劉瑋為淮東制置使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

瞻稷畏懦謀易帥劉瑋雅意建聞使鎮江副都統彭忞延
譽忞亦垂涎代瑋從吏尤力故以瑋代瞻稷忞代瑋知肝
哈

十一月劉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肝哈四總管能以鎮
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瑋素畏其狡不許彭忞自以資
望視瑋更淺曰瑋止夏全是欲遺患肝哈瑋猶憚夏全我
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徒將又在山東
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何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
帥兵徑入楚城特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瑋懼身不容
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瑋
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

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鬼非李氏滅夏氏
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口營壘曰
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常事太尉為夫子女
玉帛于文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無多言也夏全心動
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瑋遂
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
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縋城僅以身免鎮江
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
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
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趨肝哈欲為亂肝哈將張惠范成進
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怒瑋自劾未

幾死

三年春正月以姚弼為淮東制置使朝廷以弼嘗與李全交歡故命之弼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弼至楚城東義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弼入城弼乃入寄居僧寺中極意娛之三月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有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而數十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與辭厚惠可以陷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欲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辭之乍順乍逆而為喜

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勝悔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通山陽天長之通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虜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技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

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搗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絕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右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軍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泚州五月李王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鄆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

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

劉惠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

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李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李福僞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李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李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狝狝大喜幕客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頃落指手耶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狝促之狝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眾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狝飲狝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狝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狝鄆衍德救之

得免去鬚鬢繼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
必斃姑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闢就以其帥楊紹雲
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
縻州然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初李全之
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聞通嘆曰我
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
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
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
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義斌
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
除耳乃其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

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少
子通及全妾劉氏妾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
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八月檄知盱眙軍彭恂及總管
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寫盡戮李全餘黨恂
輕儇不爲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
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於青
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
設燕邀恂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 李全得時
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
之誓還南必叛家古大將乃承制授金山東淮南行省得
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 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

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
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目贖
郭統制亦爲全所殺 十二月金封李全爲淮南王全不
受時全敗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
衆

紹定三年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五
月以李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初
全自還楚卽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爲十六
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幾
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甚家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
之亦遂歸水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

商至悉併舟糴之置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
桐油黏後募南匠大治舳艫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
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
平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
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貨貨
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
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閩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
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春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
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
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
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不敢遽

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宜差宋宜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宜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羅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喚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搗鹽城戍將陳益樓壘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廷倉皇遣榦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道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敬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比自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

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游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冬十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粘板鍊鐵錢爲釘熬囚脂搗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敬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贖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戍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喻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爲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

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十二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敬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卽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敬夫恐亟迎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師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旣而曰今惟有徑揚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此營據運河

之衝使胡義將先鋒至平山堂以俟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糧餉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鸞已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畜爲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

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官兵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蔡亦力戰敗之

四年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上城官軍躡之蹂躪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項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爲二迭陣以待之自己至

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蔡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名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捨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易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

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蔡親搏戰
 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
 薊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蔡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感
 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以晴浮戰塵如燥壤
 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
 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
 鞍馬器甲併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
 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
 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
 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蔡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楨史
 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籍啟

勤故能成功 五月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
 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
 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鹿若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
 援舟師又勒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旻趙必
 勝金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
 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
 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珩
 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平

